

刀録
第十巻

誠刀鉾

セイトウ・ハカリ

〔日〕西尾维新◎著 〔日〕平田弘史◎字
王萌◎译
〔目〕竹画

第十话

刀 カマ

福 カマ

第十話

試刀・鉦 トウ
ハカリ



西尾維新

KODANSHA
BOX

Unlimited
loox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诚刀·铨 / (日)西尾维新著;王萌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0
(刀语)

ISBN 978-7-5399-3884-4

I. ①诚… II. ①西…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9495 号

《KATANA GATARI DAIJYUWA SEITOU HAKARI》

Copyright©NISIOISIN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书 名 诚刀·铨

著 者 (日)西尾维新

插 图 (日)竹

译 者 王 萌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近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3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84-4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image features several large, irregular black ink blotches or smudges on a white background. One large blotch is on the left side, extending from the top towards the middle. Another long, horizontal blotch is below it, extending from the left towards the right. A smaller, more compact blotch is on the far left.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nother large, irregular blotch. The text '序章' is located in the lower-left area, between the middle and bottom blotches.

序
章

“.....”

燃烧着。

燃烧着。燃烧着。

燃烧着。燃烧着。燃烧着。

熊熊地燃烧着。

噼里啪啦地燃烧着。

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着。

所有的一切都将继续燃烧。

越烧越旺，直至烧尽。

“听好了啊！”

火。

火焰。

就像拥有独自的顽强意志一样，不断扩散、不断繁殖、吞噬着一切，划分着火焰的领地。

我们呢？

就像被什么保护着似的。

“.....”

在呼吸都很困难的热浪中，你对我讲述着。

喊了连我自己都忘记了的自己的名字。

“好像是我失败了呢——这种状况也是必然的。我已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境地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已经放弃了。

不。

不，你从最初开始就已经放弃了。

我一点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可是这一点我可以很确定。

你应该从最初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计划会以失败告终。

自己的企图会以失败告终。

会陷入这种局面。

明明知道，应该是知道的。

那些我虽然已经忘记了，可是……

你确实放弃了。

从最初就没有想过会成功，所以你这次行为的性质是极其恶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但没有打算成功，反而使准备好了要失败。是的。

既没有要颠覆，也没有不要颠覆。

现在的这种状况。

四周完全被火焰包围——在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热浪里无法看清眼前事物，归根结底都是你预想的那样。

当初你计划的那样。

你只不过是想想看自己的计划失败了会怎样——做好充分的准备，即便如此你也只是为了确认你自己会失败。

所以你才会一脸很认同的表情。

你的脸上没有一丝遗憾的表情。

“嗯嗯。这样啊，我会这样失败啊——原来如此啊。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主意呢……”

你这样说着。

是的。

虽然知道会失败，但是你不知道你究竟会怎样失败。

历史会怎样修正历史的。

历史又会怎样肃清你。

这些都是你计划不到的。

失败方式的实验。

对于你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牺牲包括敌人在内的几千几万个人的这场战争的意义——说到底仅此而已。

“这个历史是错误的。”

你呢。

重复着我曾经听到过的，但是已经淡忘的话。

“那个错误，现在我已经让它充分体现出来了。到此，起码我的任务结束了。不错，不错。不过真是个麻烦的任务呢，我再也不想做第二遍了。这种事不太适合我，我呀，其实是向往那种没事就跟家人去旅行什么的，那种生活的。真是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不过算了。”

你说。

“像这样在最后的时刻你能告诉我……应该说的话，我也就该知足了吧。”

应该说的的事儿？

你指的是什么？

我……

从你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听说呢。

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我和你，简直就像被割开了一样。

究竟是什么？

好像在说你从自己那里学到了什么。

“哎呀……”

突然你的眼睛看了一下火焰的外面。

那表情——仍然是在微笑的。

像呆住了一样，笑着。

“哎呀，明明就这么放着不管，我也会被烧死的啊。可是

好像来了一个很尽忠职守的家伙呢。真是让人困惑啊。本来希望……做我的最后一个会话对象，连这都不行吗。真是的，历史这个家伙也真是会捉弄人。哎，算了。”

接着你又重新面向我。

“你就保持这样，就这么藏在这儿。啊，绝对不可以出来哟。如果历史能够像我想象的那样的话，从这次的失败里得到的教训是真实的话，只有你应该是不会死的。你会在这个残酷的历史中残存下去。”

历史应该是不会排除你的。

反正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着我不能理解的话。

“如果我遵从所谓的武士道精神的话，多半现在我会不得不把你杀掉呢……也许是因为怜爱的关系吧——不管纠正历史的错误再怎么重要，只有这件事儿不行。虽然大家都死了，即便如此杀你这件事——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哟。”

你继续说着。

我已经淡忘的话。

“我不能杀自己的女儿。”

你继续说着。

然后你把我塞进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那个幼小的我不能做任何反抗。

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呢？

哭了吗？

号啕大哭了吗？

生气了吗？

大声喊叫了吗？

不知道。

想不起来。

能想起来的，是我被你塞到某到地方关起来之后，突破火焰的禁区出现的一个男人的事。

那个男人是个剑士。

但是手里没有拿刀。

是个无刀的剑士。

“啊，来杀我的原来真的是你啊。六枝君。”

你说了故意装糊涂的话。

无刀的剑士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对着你说说了些什么。

“……”

听不懂他说说了些什么。

没有记住。

也不想记起来。

因为那个无刀的剑士……

在这之后，会杀掉你。

可是为什么你还能那样，
笑着呢。

“啊，哈哈……”

就这样笑着。

“哎呀呀，这种况——真是挺好笑的呢，六枝君。我不得不被你杀掉，而你也不得不杀掉我的这情情况。我的计策没有一个是针对你的剑术的，可是反过来，你却拥有无数种杀死我的方法吧。同样都是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

“啊，你可别误解啊。我这绝对不是在悲叹，也没有理由放弃。只是觉得，很滑稽。在这种被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算我完全感觉不到危机感也忍不住觉得很有意思。还有……”

一直以来都犯着错误的历史。

我忍不住觉得很有意思，这么说的。

你是这么说的。

“……”

“不对哟。你比任何人都被历史束缚着呢，六枝君。与其说是你，不如说是虚刀流这个流派被束缚了吧？当然愿意当个蠢人是你的自由，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让之后的历史延续你的愚蠢吧。比如说你的女儿呀儿子呀，千万别再让他们背

负这种十字架了啊。”

“.....”

“啊，还不明白啊，那算了吧。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相互理解。但是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这种人呢。我和你陷入如此敌对的局面，实在是太遗憾了。要是你能站在我这一边的话，历史肯定已经被纠正了。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到现在这种地步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然后你——

就在那儿坐下了。

背对着无刀的剑士，朝向我这边。

跟往常一样，一脸无人可敌的表情。

用那种对历史，面对这个错误的历史一笑置之的表情，以你的那种一贯的姿态看着我。

“.....”

在这样的你的脖子上——刀闪闪发光。

无刀剑士的刀。

不存在的刀挥舞着。

闪闪发光地要砍下毫无抵抗的你的头。

“.....”

接着，你最后地喊了一声。

“我就在这里中途退场啦……只有一句话不得不说！我说

的这些即便什么都不能传达，我的事即便丝毫都不能被记住，
但是，只有这个千万不要忘记！”

我呢。

我把那个淡忘了。

“我对你——”

那么重要的话。

我竟然忘记了。

连头发的颜色一起忘掉了。

走过佳境又渐入佳境的变体刀征缴。

奇策士咎儿回到了并不熟悉的故乡——陆奥。

传说中的刀匠四季崎记纪制作的十二把变体刀还剩下三
把——越是接近结尾，越无法断定的冒险之旅！

就是这种感觉的故事还剩三话！

奇策士咎儿！否定姬！真庭忍军！

三足鼎立的战斗很快就要迎来终局，或许吧！

对战格刀剑花画卷！

死体解体时代剧恐怖剧！

刀语的第十卷上演了……

第一章

汽口惭愧

我这并不是为了装模作样，不过这次我想从开头就直接进入到场景回放。话虽如此，也不会追溯得太深入的。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前。

尾张幕府家鸣将军家的直辖预奉所军所总监督奇策士咎儿和虚刀流第七代当家鑢七花，为了征缴四季崎记纪制作的十二把变体刀中之一王刀·锯，来到了出羽的天童，来到了对于棋士来说堪称圣地的将棋村。下面是发生在他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之前的故事。

绝刀·钋。

斩刀·钝。

千刀·铊。

薄刀·针。

贼刀·铠。

双刀·锤。

恶刀·钹。

微刀·钗。

与七花和咎儿两个人之前征缴的八把变体刀的原持有人中

的任何人都不同，王刀·锯的持有人——心王一鞘流第十二代当家汽口惭愧，是一个异端。

紧绷着的线一样的女人。

王刀·锯是日本刀，同时又是木刀。

是木刀，同时又是真剑。

是四季崎记纪十二把变体刀里唯一一把没有刀毒，反而能吸出毒，具有解毒效果的变体刀。

从一个人守护着道场的汽口惭愧那里，征缴了王刀·锯之后的第二天。

镰七花一个人再次造访了心王一鞘流的道场。

咎儿为了给王刀·锯打包，之后还要写关于收集王刀·锯的始末的报告书，留在了留宿的客栈——或许应该说，是因为咎儿集中精神忙自己的工作，所以无所事事的七花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才来到了心王一鞘流的道场。这样解释才对。

打包的事情先放在一边，写那份报告书好像还要用很长的时间。

七花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毕竟，征缴变体刀的旅程，现在在尾张幕府里非常受关注，所以咎儿必须竭尽全力。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七花这样认为着。

当然，不仅是因为如此。

幕府里的政敌、奇策士咎儿的天敌、尾张幕府家鸣将军家的直辖内部监察所总监督否定姬，也会看那份报告书。所以虽说是向上级提交的报告书，也不能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记录上去。

必须做成虚实交织的报告书。

所以，无论如何都会花费些时间。

七花对耍这种政治上的小手段是最不在行的，因此哪怕是在同一房间里待着，都会觉得呼吸困难。总之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的原因吧，七花去了处于将棋村中心位置的心王一鞘流的道场。

在之前十天的时间里，七花都是作为一个门生来往这个道场的。

或许因为这个，多少对这里产生了些恋恋不舍的情感。也许大家会想，虚刀流现任当家的情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不过暂且这么认为吧。

“哟……”

七花脱下草鞋，走进道场。

像是很随意地走进朋友的家。

“哎呀——这不是七花殿下嘛。”

在结束了规定次数的空抡之后，汽口惭愧才做出回应。很长一段时间，汽口惭愧丝毫没有注意到七花已经走进